



系生  
列爱  
01



总有一个人，你爱了一辈子那么久，却嫌时间太短。

老石头  
OLD STONE 作品

# 暖爱 AI JIU NUAN REN XIN 久

新晋职员风光大嫁潇洒总裁  
一年不到沦为万众瞩目的下堂妇  
大龄单身妈妈重逢

“无情”大老板

是命中注定?  
还是强娶豪夺?

老石头暖爱文字下惊现豪门夺妻争霸战!

老石头  
OLD STONE 作品

# 暖爱 人心久

AI JIU NUAN  
REN XIN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久暖人心 / 老石头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5  
ISBN 978-7-5399-6158-3

I. ①爱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7342号

书名	爱久暖人心
作者	老石头
选题策划	花火工作室
文字编辑	李梦琦
装帧设计	何鹏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团地址	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48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3年5月第一版，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158-3
定 价	21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>>>content

AI JIU NUAN  
REN XIN



楔子

001

第一章 新欢旧爱，狭路相逢

002

第二章 沈桑眠，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「无情」

024

第三章 青青，你逃不掉的

039

第四章 曹诺莎，我们之间无法言说的伤

061

第五章 是时候做决定了

077

第六章 从此我们分道扬镳，形同陌路

100

# 目 录

>>>content

AI JIU NUAN  
REN XIN



第七章 韩湘累，原来你一直在演戏	147
第八章 被绑架？还能更狗血点吗	172
第九章 看来我俩这辈子是扯不清了	201
第十章 我愿放弃所有，只想许你一世安稳	226
第十一章 过往的恩怨终于消散	244
第十二章 你是我此生的独一无二	260
尾声 爱久暖人心	278

## 楔子

请求你陪着我共度余生。  
也许我没有办法让岁月因我们静好，  
让现世因我们安稳。  
但是我希望你能陪着我。  
陪着我让所有的沧桑和蹉跎都变成寻常，  
让死生大事都变得婉顺自然，  
让天下的好都变成我们的私情，  
让我给你一辈子豪横绝世的爱情……



AI JIU NUAN  
REN XIN

## 第一章 | part one 新欢旧爱，狭路相逢

五年后某个周末的午后，我躺在沙发上看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。四岁的儿子坐在地板上，专心致志地看着被我视作恐怖片的《天线宝宝》。阳光从落地窗透过来，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温和的光晕，他的小脸上溢满了可爱纯真的笑容。于是我这个大龄伪文艺女青年又忽然矫情了一把。

我擦擦眼角浸出的泪，掏出了兜里的那个红色精致的小盒子，脑海里又浮现出韩湘累把它交给我时的神情。

跨年的焰火晚会里，喧闹的人群中，他金丝边眼镜后的双眸就像是放在展柜里的黑宝石。

“这是我第三次问你这个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问你第四次……青青，我想跟你走过一生，你能让我做子流的父亲吗？”

绚烂的烟火里，韩湘累脸上的笑容温柔得让人窒息。可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点头。

那一晚的记忆只剩下韩湘累失望的眼神。他把戒指塞到了我的手里，说我任何时刻答复他都可以。可是我知道我的犹豫不决还是伤害了这个爱我的男人。

我觉得自己仓皇得像是草原上的一只鼹鼠，只想钻进洞里，躲进深深的地底。

再爱一次……真的太难了。

可现在，当午后的阳光洒在子流瓷器一样漂亮的脸上时，我忽然有

那么一瞬间的动摇了。

虽然盒子里的这枚戒指没有五年前的那颗那么闪亮，但是至少送这戒指的男人是爱我的。

起码他不会一脚踹得我差点流产，不是吗？

我想，是时候彻底放下从前了。我闭上眼，想睡个午觉。可是刚睡着，沈桑眠的样子就又浮现在脑海里，硬是把我给吓醒了。

真是阴魂不散！

我看着电视屏幕上在草地上诡异地转来转去的天线宝宝，只觉得背上冷汗直流，不知是被它们吓的，还是被刚才那个梦吓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唤着儿子：“阎子流小朋友，过来给你妈抱一下。”

儿子乖巧地爬起来，重重地扑到了我的怀里。我抱着儿子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
这脸，真有些像他爸爸。

相思留念，甜到忧伤。老娘又一次矫情了！

“妈妈，你又想爸爸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我含糊地应道。

“妈妈，你不要伤心了，爸爸是英雄，在天上会过得很开心的。”

“嗯！”我笑了笑，重重地点头。

为了不让儿子留下心理阴影，我骗他说他老爸死了，硬生生地把在另一个城市活得风生水起的沈桑眠给编派死了。并且还帮他伪造了一个非常惨烈凄凉的死法，以树立他在儿子心中悲情英雄的形象，并且满足我凌辱折磨他的恶趣味。

“阎子流，要是妈妈给你找了个新爸爸，你会不高兴吗？”我试探

着问道。

“他也是间谍吗？”儿子眨巴着大眼睛问道。

忘了说，我告诉儿子沈桑眠是一个为国献身的高级间谍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给你妈妈发钱的，给你买粮的。”

“那妈妈嫁吧。”

“乖。”

不愧是我的儿子。

沈桑眠，这一次我真的决定彻底跟你告别了，即便你也许早就忘记了当初那个爱你爱到死去活来的女人。

花了五年时间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男人即便千好万好，只要他不爱你，那么他就是个废品，不需要留恋。

沈桑眠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废品。

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很精心地打扮了一番才去公司。因为今天我要答应韩湘累的求婚，并且带着我可爱的儿子奔向幸福的米虫新生活！

可是韩湘累到了十点都还没有来公司。我透过玻璃窗看着他空荡荡的办公室，心里有些失落，早上的那股勇气和兴奋也消散无踪了。

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是不是又要出什么事了？

这不是我敏感，而是每一次我自以为大踏步地迈向小康生活时，事实都证明那其实只是我从一个深渊迈向另一个深渊而已。

“阎青姐！爆尿！爆尿！”公司的小喇叭丹雨红着一张笑脸，兴奋地凑到了我的桌边。

“说人话。”我头也不抬地说道。

“爆料！”

“嗯。”我抬起头无可奈何地问道，“又有什么小道消息？”

“你知道我们经理 Mark 大人去哪里了吗？”丹雨挤眉弄眼道。

韩湘累？

丹雨这么一说还真的让我有兴趣起来，我忙问道：“他出事了？”

“他去接我们新的大老板去了！”

“新的大老板？”

“妈呀，你不会连我们公司被收购了都不知道吧？Lisa 她爹地把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卖给这位新老板了。”

前阵子阎子流病了，我请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假。可真没想到这一个月里公司会有这么大的变动。

不过只要工资照发，我等小屁民是不在乎谁当大老板的。打发了丹雨，我给韩湘累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晚上有空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很快他便回复了：“好，下班等我。”

韩湘累不喜欢废话，这一点我非常喜欢。我收起手机开始埋头工作。这年头还是工作比男人重要，即便工作也会抛弃你，但是好好赚钱总不会有错。人民币绝对比男人坚挺。

下午，丹雨又传来了一个“振奋人心”的消息，大老板会到每个部门来视察工作。

我摇摇头继续埋头干活。这种期待大老板的心情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，后来那大老板变成了我的前夫，我成了万众瞩目的灰姑娘，最后又变成了万众瞩目的下堂妇。

所以说，梦不是那么好做的。

童话故事都是坑爹的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不知是谁扯了扯我，我这才从胡思乱想里回过神来，什么来了？

只见办公室里的人全部齐刷刷地站了起来。丹雨则对傻坐着的我各种挤眉弄眼。

看着办公室里的妹子犹如狼看到羊的贪婪眼神，我大概知道是传说中英俊潇洒的大老板来了。我这才忙站起来，抬起头往前看去。

啧啧，一看大老板那裤子我就知道这家伙绝对不是一般的资本家，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资本家。至少跟我的前夫有一比。他那裤子绝对是定制的，以我前豪门夫人的眼睛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。

嗯，那长腿也不错。我喜欢腿长的男人，当年我就是被沈桑眠那修长的身板给秒了。

“各位好。”

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震得我脑子瞬间当机。

这不是真的！这一定是巧合！

只是声音相似而已，不是他，绝对不是他！

可是这又不是模仿秀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像？

我的心狂跳着。这五年来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紧张过，我的目光缓缓往上移，对上了一双深邃而冰冷的眼。

这眼睛化成灰我都认识，太让我刻骨铭心了。

这是什么孽缘？大老板竟然是沈桑眠？！

老天爷，你是想玩死我吧？

我慌乱地低下头，闭上了眼。阎青，你不能这么没出息，都五年了，这五年的逃避躲藏不就是为了好好疗伤，然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能够淡然一笑潇洒转身，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吗？

你刚刚那么紧张是怎么回事？

你看你看，阎青你心里那死灰刚刚是不是又冒了一两个火星子？瞧你这没出息样！

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深呼吸，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面色平静了。

这时沈桑眠的例行谈话也结束了，然后对着大家笑了笑。

这男人什么时候会笑了？

沈桑眠在场巡视了一圈，目光划过我的脸时又往别处看去，都没半秒钟停留，更别谈什么惊讶和震撼了。

就在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的时候，忽然，他猛地转过头看向我，瞬间的惊讶和不可置信之后，他眼里开始刺刺地冒火星子。要是眼睛能杀人，他一定已经把我给秒了！

又是这种眼神！老娘是哪里得罪他了？他每次见我都一副见了仇人的样子。

我冷冷地看过去，面无表情地和他对视着，敌不动我不动。

我们对视了足足有半分钟。直到办公室里出现了笑声和嘀咕声，他才缓缓移开了目光，大步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

这就完了？

不过刚才是他先移开目光的，还成，至少我输人不输阵是不是？

我继续呆站着，待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。

“阎青姐，你认识大老板？他怎么看你那么久？”丹雨凑到我身边问道。

“不认识啊。估计是我刚刚没有马上站起来，他给我下马威来了。”我毫不心虚地答道。

“也是……总不能是看上你的美色吧？你一内分泌失调的老女人。”

我白了丹雨一眼，没有心思和她调笑，假装低下头认真看文件。可

是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我硬是一页都没有看完。

我合上文件，发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，就像失了魂魄，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。

“Ada，都下班了，还不走吗？”Lisa 的提醒终于让我回过神来，看看时间，快六点了，办公室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

Lisa 是老板的女儿，在办公室里也就混个日子，一向是一下班就闪人的。今天竟然留到这么晚，真是稀奇。

“我马上就走。”我对她干笑着说。

“今天穿得挺漂亮的啊，有约会？”Lisa 凑过来问道。

你当我傻啊，告诉你这个舌头上长茧子的家伙？这个 Lisa 平时不好好干活，时间全花在八卦上了。

“没有啊。”我打马虎眼道，“哎呀，我还有些事情没做完，你先走吧。”

Lisa 耸耸肩，拎着包走了。

我缓慢地收着东西，又磨蹭了几分钟才走。

我茫然地看着电梯灯一闪一闪，思绪已经飞到了五年前。

我记得那一天我穿了一双七厘米的高跟鞋，为了弥补在一米八的他面前的气势不足。

我噔噔噔气势汹汹地走到他面前，先是啪的一下给了他一巴掌。不对，啪的一巴掌是我幻想的。

我噔噔噔气势汹汹地走到他面前，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他，然后哇的一声……哭了！

对，当年的阎青就是如此不争气。

沈桑眠就那么淡定地看着我哭，屁都不放一个。

我哭着哭着就觉得没意思了，抹干满脸的鼻涕眼泪，抖擞精神，义

正词严地对他说：“沈桑眠，我要谢谢你！谢谢你让我体会了什么叫人生百味，比如心如死灰、肝肠寸断、生不如死之类的！谢谢你让我的青春美少女梦彻底醒了！从此我就能开始麻木不仁地美好生活了！另外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终于让我对你这只养不熟的白眼狼彻底死心了！所以，你他妈的可以圆润地滚了！”

骂完之后我吸吸鼻子，发现沈桑眠没有一丝要滚的意思。

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眼里满是愤怒的火焰。

我想我激怒他了。他应该没被人骂过吧？所以在他的面前，我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。于是我又学着景涛同志的样子对他再次咆哮道：“我说，你可以圆润地滚了！”

没想到沈桑眠还是不走。

你不滚？好！我滚！

我一甩头一转身，蹬着我七厘米的高跟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用自以为最潇洒的姿势大踏步向前，心里壮怀激烈又满是悲切。就在我沉溺于我忧伤的小内心时，我忽略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老娘没穿过这么高的鞋子啊！

我的脚崴了一下。就在我快要亲吻地面的时候，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搂住，扶着我站了起来。

又是熟悉的他怀抱的温度，又是魂牵梦萦的他身上的味道，又是我怎么也放不下的爱了那么多年的沈桑眠……

“青青……”

他的声音真温柔。

“别这样……这样不像你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。”

我差点又沦陷的心随着他话音一落，立马就坚硬了！你不喜欢就不

许我这样？你当我还是原来的阎青吗？

我告诉自己，他的温柔都是假的，这是差点一脚踢掉自己孩子的男人！

清醒过来的我甩开他的胳膊就跑了。

我一边哭一边跑。事实证明人在极限状态下是可以爆发出无限潜能的。我蹬着“锥子”开始在马路上百米冲刺，愣是没摔跤。我毫无压力地横穿了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在大家一阵阵的叫好声，不对，是在大家的咒骂声中，磕磕绊绊地到了马路对面。

街边停着的是送我来的那辆的士。司机一面等着我一面快乐地看着计价器，见到失魂落魄的我时，吓了一跳。

我一边哇哇大哭着，一边对的士司机喊道：“赶快去机场吧，我要误机了！”

“姑娘，别急，我开车快，一定不误机。你也不用担心得哭吧……”

我不管他，继续哇哇地大哭。这时我忽然记起医生的话了，医生说胎儿不稳，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情。我这才意识过来自己这样哭会伤害到宝宝，所以我猛地收了，瞬间换上了灿烂的笑容。

不过到了的士司机眼里，应该就是一个披头散发哭得昏天黑地的女人，忽然咧开嘴惊悚地露出一个诡异恐怖的笑容来吧……

至此，我阎青不堪的青春就正式在的士司机惊悚的眼神中落幕了。

回想当年，我再一次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我原来怎么那么闹心呢？还好我家阎子流小朋友那是相当顽强，才

没有被他老娘给折腾死。

说起阎子流，貌似我折腾太久，已经过了接他的时间了。

就在我焦急得想要踩脚时，叮的一声，电梯门开了。

我正想往里冲，却在见到那一张脸的时候生生刹住了脚步。我的大脑再一次当机了三秒，然后我忍不住暗骂一句：真是阴魂不散！

电梯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毫无疑问是沈桑眠，另一个则是我的未来结婚对象韩湘累。这还真是“齐人之福”，新欢旧爱都凑到一起去了。我无语问苍天：老天爷，你敢不敢不这么狗血！

韩湘累对我笑了笑，然后招招手道：“Ada，怎么呆住了？快进来啊。”  
进来？！

我对韩湘累贤良淑德地笑了笑，走进了好不容易才来，来了又给老娘这么一个惊吓的天杀狗血的电梯。

据说地球是圆的，所以五年前我走的时候就想，我不会永远站在一个倒霉的位置。不过我忘记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迟早还是要回到那个倒霉的位置的。

电梯里韩湘累指着我对沈桑眠说：“Sean，这位是 Ada，是我的……”  
韩湘累顿了顿，意味深长含情脉脉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又继续介绍道，“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”

“Ada？”沈桑眠笑了笑，很平淡地笑了笑，很云淡风轻地笑了笑，很陌生人地笑了笑，然后有礼貌地伸出手对我说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是 Sean。”

我茫然地伸出手和他打招呼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没有知觉。直到沈桑眠对我们点点头，率先走出电梯上了他的豪华轿车绝尘而去，我才从放空的状态里跳出来。

为什么刚刚他用那种礼貌温和的语气跟我打招呼时，我会有一种浑身冰凉的感觉？好像一盆水从头淋下。为什么五年了，我还会有这深深的失落感？

我宁愿他用愤怒或者厌恶的眼神看着我，也不希望他平静得没有一丝感情。

意识过来自己是怎么想的之后，我吓得一惊。

你完了，阎青，你一定还对他抱着幻想，一定是的！

我可以去 shi — shi 了……

“Ada……Ada？”

“啊？怎么了？”我这才注意到韩湘累已经叫了我好几声了。

他揉揉我的头发，笑得很温柔。

“怎么总是这副迷糊的样子？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？”韩湘累的眼睛很亮，亮得我都觉得被闪着腰了。

我干笑了两声，把手伸进了口袋里。那红色的小盒子就在我的手里，我拽得紧紧的，想着我本来的说辞。

我本来要说什么来着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

韩湘累含着笑看着我，也不催促我。

你看他是多么温柔的一个人。他脸上满是期待，还有鼓励。我看着他眼里那两簇希望的小火苗，想着这火苗多眼熟啊。刚嫁给沈桑眠的时候，我每天照镜子都能看到这两簇小火苗。所以，看着这样子的韩湘累，我忽然就不忍心了。

阎青，你不能这样。

韩湘累是个好人，虽然没有沈桑眠英俊，但是也算得上是如花的一个男子。他很爱你，对你很好很温柔，而且还不在乎你有个四岁大的孩子。